

江海奔腾不息，讲述亚洲故事

■ 赵崧杰

《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是耶鲁大学教授、印裔历史学家苏尼尔·阿姆瑞斯2018年出版的环境史著作的中译本。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环境史关注历史上人与环境的互动，其在研究方法上不仅限于自然科学和历史学，也涵盖了诸如地缘政治、社会、宗教等领域。美国学者伊懋可指出，人类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以及信仰、观念、知识和表述不断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如果不参照所处的环境，就无法对人类自身的发展有充分认识。在本书中，阿姆瑞斯的讲述始于印度，通过季风、河流和洋流将南亚次大陆与中国、东南亚联系起来。围绕雨水、河流、海岸和海洋，阿姆瑞斯讲述了过去几个世纪亚洲人民与水相处的故事，以及气候如何塑造了亚洲的历史。正如其所说，尽管季风能够带来充沛的降水，但亚洲的人均淡水资源比南美洲以外的其他任何大洲都少，并且，超过世界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这里，使得水资源的争夺在亚洲国家的历史中占据重要的篇幅。

季风与帝国

每年的5月末或6月初，来自西南方向的季风从印度西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登陆，在6月底到达恒河三角洲后继续向内陆推进，最终在抵达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后平息。受限于季风带来的降雨，南亚次大陆在每年6到9月的降水量占到全年总降水量的70%以上。季风将印度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即干燥的西部地区和湿润、多沼泽的东部地区。大多数印度人生活在东部的季风区。季风带来的湿润气候从这一一直向东南亚延伸，从而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季风亚洲”的地理区域。而干旱区则向西跨越中亚一直到撒哈拉沙漠，组成整个欧亚大陆的干旱地带。与此同时，大江大河所流经的肥沃土地与干旱地带相互交错，孕育了独特的地理景观与人文环境。

历史上，季风区与干旱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印度历史的重要特点，来自干旱区的征服者需要不断向季风区进发，以获取水资源。1206年德里苏丹国的建立，象征着来自亚洲内陆干旱地带的力量成功征服了南亚季风区。在此之后，不断有北方游牧势力南下，1526年莫卧儿帝国的建立标志着这一趋势达到顶峰。它的建立者巴布尔虽然出生于中亚草原，却对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善于观察和学习各种与农业灌溉相关的活动，并设计出一套精细的农田与人口管理制度。莫卧儿帝国成功整合了季风区和干旱区的优势，在军事上仍具有游牧部落的传统，保留了骑兵。当遇到泥泞难行的道路时，骑兵便改由水路行军。



《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
[印]苏尼尔·阿姆瑞斯 著
王庆奖 朱丽云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美]杜赞奇 著
黄彦杰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
[美]唐纳德·沃斯特 著
侯深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季风除了为农业生产带来便利以外，还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在季风的帮助下，印度商船得以前往非洲东海岸、阿拉伯、东南亚等区域进行贸易，并成为联通东西方的重要枢纽。在印度的沿海港口，香料、宝石、丝绸、瓷器等商品往来不绝。与此同时，伴随莫卧儿帝国在陆地上的不断扩张，从中亚到印度内陆腹地的市场也被建立起来，产自印度的棉纺织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热销品。海上与陆上两条长距离的贸易线路在印度的内陆地区交会，使印度与全球市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市场扩张带来的财富积累为统治者的持续扩张提供了支持。这一局面在18世纪出现变化。在莫卧儿帝国衰落的同时，英国作为新的海上霸主，不断蚕食着昔日莫卧儿帝国的疆域。

水与权力

恒河平原，作为季风区与大河的交汇点，不仅为庞大的人口提供充分的农业灌溉条件，还为交通和贸易提供了便利。历史上，恒河流经之处长期是印度文明的中心。在季风的影响下，恒河既是孕育生命的力量，也代表着毁灭的力量。正如阿姆瑞斯所指出的，印度宗教文化中充满了对河流的敬畏。印度裔历史学家杜赞奇在《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亚洲本土宗教和信仰中具有一种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传统，并深刻反映在政治层面。

对水的征服是印度历代统治者彰显权力的重要方式之一。从上古到莫卧儿帝国时期，通过修建灌溉系统、水坝等设施来管理水资源是统治者最重视的问题。然而，有些时候，季风带来的雨水一旦超过了大地的承载范围便会引发水灾。河水泛滥后的孟加拉国部分水利设施陷入荒废，并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到莫卧儿帝国晚期，国家几

乎失去对水的控制，许多水利设施濒临失修，成为地方秩序崩溃的导火索。在殖民地时期，气候问题也一度困扰着英国殖民者。尽管英国凭借着“现代化”力量为印度修建了恒河运河并引入了蒸汽船，但实际的效益远不及预期。受季风影响，河道的水量在雨季和旱季间波动不定，一年仅有几个月时间可以安全通航。此外，经常淤塞的河道也使得维护成本居高不下。从19世纪50年代起，英国人开始修建铁路，将内陆腹地与沿海港口连接起来。相比于内河航运，铁路运输不仅效率更高，而且不容易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在铁路覆盖到的农村地区，经济作物取代了粮食作物，以供应国际市场。

英国人希望利用市场来应对灾害，而不是花费巨大财力兴建大型水利设施。这一策略在初期曾取得显著成效，然而，随着饥荒规模的不断扩大，当地的应对能力明显不足。在印度本土批评者看来，是殖民者的贪婪导致了饥荒的发生。因此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新政府陆续启动了诸多大型水坝的建设。到1980年，印度的水坝数量从独立之初的不到300座增加到了4000多座。阿姆瑞斯指出，这类工程不仅代表着国家迈向现代化的雄心壮志，而且其背后还具有印度新政府所需要的“巨大的权力象征意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工程的建设都被证实是重复且浪费的。

环境危机

当人口稠密的季风区在气候不稳定性影响下遭受饥荒时，干旱地区通过灌溉技术的提升成为农业发展的新增长点。早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殖民当局就通过抽取地下水用于灌溉的方式来帮助印度西部和南部的干旱区发展农业。得益于灌溉技术的提升，印度干旱区的

农业产量迅速提升。

相同的例子还发生在19世纪末的美国。正如唐纳德·沃斯特在《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一书中指出的，西进运动不仅是地理上的扩张，也涉及通过灌溉技术将干旱地区变为可耕种的土地。这种转变被视为是国家对空旷西部地区的“征服”。

到20世纪下半叶，印度的干旱区取代了雨量充沛的季风区，成为农业发展的中心。在同一时期，亚洲许多国家也都开始了向农业集约化发展的“绿色革命”。所谓“绿色”，是指通过技术的升级，从而更加高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服务于农业生产。水资源利用能力的提升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并进一步推动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其后果是，出现了诸如地下水过度抽取、土壤退化、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等环境污染问题。

在“征服自然”这一理念的影响之下，亚洲国家的注意力都在如何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经济建设，以摆脱大自然的威胁。除了发展农业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在气象学认知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类得以对环境进行预测和干预，其本意是为了让气候更加适宜生活和生产。然而，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空气污染等问题都对季风产生影响，令其不稳定性大大增加，随之而来的贫富差距和生态危机反而更为严重，由此引发了各界对环境正义的担忧。

环保主义的兴起也促使历史学者开始用环境视角审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史学家们关注自然环境如何塑造政治、社会、文化。正如作者所说：“亚洲的山川河流和季风景观不仅是自然景观，而且构成了移民空间、贸易区域和朝圣之路。”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家也关注气候导致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加剧。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学者就已经意识到，雨水、河流、海洋将亚洲联系在一起。国家的边界并不能束缚水的流动。亚洲历史上，因水而产生的冲突和纷争并不鲜见，这也为跨国水利合作增添了阻碍。

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水危机加剧，各国逐渐意识到，单纯依赖技术和管理措施的改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解决。除此之外，文化力量亦不可忽视。杜赞奇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宗教，提出了“亚洲传统”，认为这是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和思想资源，能够在现代环境思想和实践的重新激发下持续发挥影响。

正如本书所揭示的，亚洲历史上的水资源分配和管理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政治、社会和文化多个领域的综合体。只有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才能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我让这本书躺在桌上好几天以后才翻开。

我的专业是文学，细分是诗歌领域，眼睛早就练就了一种筛选的本领。看到书名的那一刻，我决定把它跳过。政治不是我的兴趣点，女性研究也不是我的舒适区，说教和煽情更让我感到头痛。但是半个小时后，我想——还好我没跳过。

首先我要确定，我在谈论这本书，而不是在谈论默克尔这个人。在《默克尔：女性的力量》一书中，散文诗的成分大概有79%，传记的成分是剩下的21%。

先说文字。扫一眼章节列表，就会发现那是一列诗歌的名字：“在窗台前”“红丝带”“三个纽扣走自己的路”……谁敢说这不是诗歌呢？正文也没让人失望，有很多表达有趣的句子：“时间线不认为是西方意义上的线性发展，而是弯曲、蜿蜒、回旋，如同猫在咬自己的尾巴。”“没有摄像机的陪伴，他们感觉赤身裸体，而有了摄像机的陪伴，他们仿佛穿上了一件灼伤皮肤的衬衫。”美妙的比喻，同时又很精准，是德式冷幽默，是随性的诗意、深刻的表达。

我先很不喜欢这版的翻译。它们看起来机械、破碎。书页翻到一半，我居然神奇地接受了这种风格的翻译。必须承认，翻译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文风，保留了那种随意的诗意。比如：“她游了出去，总理留在了岸上。幸福的池塘。”“烟斗在休息，僧侣在大笑，鱼缸在发呆。”起初，我在看到“自顾自地用面相学的冰河时代来迎接最愚蠢的挑衅”这句时，眉头狠狠一皱。又翻了几页，在完全适应了这种文风以后，再回头来看，心想：这句写得真不错，就该这样直接地翻译过来，任何多余的解读都是对原文诗意的破坏。直到现在我在写这篇书评，甚至能感觉到我的文字被这本书的文风影响了：短句、比喻、随意。

再说内容。和散文诗的文风所适配的，当然不是传记，而是剪辑。本书作者在描绘一个人，一个真实的、具有生命力的人。如果撇去所描写的人物身上贴着的“政治家”标签，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成像乔治·奥威尔《巴黎伦敦落魄记》那样充满文学性的纪实作品。总之，这本书中描写的是生活碎片，是年代记忆，是细节图谱。和这些内容相比，书名反而显得过于正式。“世界上最好的葬礼”写的是默克尔儿时玩游戏；“跳水”只是单纯的跳水片段，斥着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更不用提那些以食物命名的篇章：“烤鸭”“土耳其烤肉”“土豆汤”“比萨饼”……但这不是重要吗？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这些镜头重要而美丽。普鲁斯特说气味让往事历历在目，这些对食物和细节的描写，确实活生生地构建出一个距离我们似乎很遥远的人。我相信作者在写这些之前做了很多功课，他必须要进行非常多的对话、采访和记录，才能将这些碎得不能再碎的记忆拼凑在一起，拼出一个“政治以外的人”。没有什么时间线，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现在和过去交织在一起，童年和总理时期互相缠绕着。所以在我的眼中它不是散文，而是散文诗。

不过，如果它单单只是一本讲述细节和诗意的书，就失去了50%的阅读价值。书中除了一些碎片式的生活缩影，还有一些构思非常巧妙的篇章。

在“当她们的手学会跑动起来”中，作者从默克尔的手势变化来解读她的成长。开篇就用诙谐的文字引出“肢体语言学”这一主题，让人忍俊不禁：“德国电视上最著名的后脑勺非京京·高斯莫属。”接着，作者从默克尔参与高斯的节目时所展现出来的肢体语言开始写起，写她的手势变化。“默克尔的手则是训练有素的矿工”这一句开始是一段相当震撼的肢体语言描写。作者用手的话来表达默克尔作为政治家学会的技巧：

一个女人 在走她自己的路

——读《默克尔：女性的力量》

■ 陈以谢



《默克尔：女性的力量》
[德]托尔滕·科尔纳 著
陈以谢 译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在这个国家，它们学会了说话和坚持，学会了摆荡和前进，学会了躲避和继续前进。”

“从康拉德到赫林德”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许多为默克尔拍过照片的摄影师，用静止的照片向公众展示默克尔的媒体形象，那么，在他们打开摄像机前，在他们那比摄像头的分辨率更高的眼睛里，默克尔是什么样子的？摄影师的回忆成为描述的切入点。

“三个纽扣走自己的路”写的是默克尔的穿衣哲学。“默克尔外套上的纽扣就像女性匀称的肩章，它们把左右两边绑在一起，强调身体的中心位置，它们是平衡的保证。”本篇最后一句：“一个女人在走她自己的路。”相信读者看到这本书结尾的时候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对默克尔的评价或许会有褒有贬，制造神话当然也是一件完全不可取的事，但不能不承认，“一个女人在走她自己的路”，安静的路、稳健的路、向上的路。

也许很多人会对政治过敏，但这本书去掉了政治的严肃，增加了文学的重量。你完全可以让偶尔翻开，看一章或三四页甚至半页的文字，就像欣赏散文诗一样纯粹地欣赏文学，去了解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人。

当 Art Deco 与虹口相遇

——读尔冬强《虹口装饰艺术派》

■ 陈寒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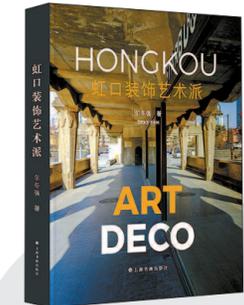
对于上海历史与文化爱好者而言，尔冬强的名字一定不会陌生。近20年前出版的《上海装饰艺术派》，以南昌路阿斯屈里特大楼上令人震撼的巨大 Art Deco 雕花为封面，打开了上海的 Art Deco 世界。如今，这本全新的《虹口装饰艺术派》，再一次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书中那些尔冬强多年来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原始文献与物件，将 Art Deco 在上海的认知反复推升到了一个新的维度，展示了 Art Deco 风格里的上海表达。

或许是因为《上海装饰艺术派》中涉及的建筑有相当一部分位于如今被昵称为“梧桐区”的衡复历史风貌区及其周边，以至于很多人形成了一个刻板印象，仿佛 Art Deco 只属于“梧桐区”，彼此之间互为映衬，传达出关于上海的一种意象。虹口，地理上远离“梧桐区”，物理上也并不都是梧桐树与洋房公寓，气质上更市井更接地气，似乎与 Art Deco 这样自带洋气属性的风格“远开八只脚”。因此，本书将“虹口”与“Art Deco”作为两大母题进行并联，令人眼前一亮。与面貌上更趋同质化的“梧桐区”相比，Art Deco 在虹口不仅出现在大型公共建筑如原工部局宰牲场、新亚饭店，以及摩登公寓如河滨大楼、长春公寓等，它还可以深入到寻常市民生活的弄弄，出现在石库门的门头、弄堂口过街楼的立面上、新式弄弄小巧精致的铁艺上……书中出现的一帧已被拆除的东余航路598弄集贤里弄口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顶部雕花呈放射状的波浪纹线条像是抽象化了的日光穿透云层，立面上呈三角形突出的部分形成了一处时髦又富有情致的小巧内阳台，下部逐级收缩像倒挂的金字塔，与弄口的拱券互为几何对话。或许是由于环境的强烈反差更强化了 Art Deco 风格想要表达的某种恣意生长且更自由随性的美。这在上海旧式石库门弄弄的营造中，既是大胆的应用，亦是 Art Deco 风格感召力的体现。

尔冬强关于虹口 Art Deco 田野调查的另一大成果，是书中占据了近一半篇幅的大量日常生活的实物物件与平面设计，大到木器家具，小到合钟墨水笔；上至书刊封面商品广告，下到糖纸发票，反映出 Art Deco 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渗透，以及由此而来的富有创造性的再生产。书中有两张糖纸，明显来自于计划经济年代的设计，但线条与配色间处处透露出 Art Deco 的影子，可见即使在一个通常被认为是去装饰化的时代，Art Deco 早已融入审美，它并未完全断裂，而是延续至今，历久弥新。

尔冬强的虹口 Art Deco 田野调查源于虹口独特的地理位置，这里是苏州河经由黄浦江流向更广阔海洋与外部世界的出口，也是外部世界从黄浦江驶入并登陆的港口，因此具有门户意义。不止于此，虹口还有自己的内河水网，它连接更为广阔的上海、江南以及中国。因此，尔冬强从虹口港边开始的田野调查，后来竟一路向南抵达了广东梅县的松口港，那里是曾在上海虹口求学并经营事业的建筑师刘既漂的故乡。从上海走向巴黎深造的刘既漂参与了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博览会上中国馆的设计，这或许是中国元素和 Art Deco 的首次惊艳结合，由此开启了一场二者兼容并蓄的旅程。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在上海的一些老建筑上看到用 Art Deco 风格呈现的鹤、松、云等传统中国元素的装饰细节。刘既漂回国后还主持设计了1928年杭州西湖博览会的场馆，书中有一张西湖博览会教育馆外观的老照片让人眼前一亮，其造型像极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如此看来，现在叫做中华艺术宫的那座建筑，是否是 Art Deco 装饰艺术的一种延续，或者是其在当代上海的又一种复兴？我想，尔冬强虹口田野调查的视角与方法论及其衍生出的丰富成果，显然为我们提供了跨越时间和超越界限的管窥可能。



《虹口装饰艺术派》
尔冬强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徽州盐商的发达之道与消费引领

■ 方怀银

作为中国历史“三大商帮”之一的徽商，在明代中叶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间，走上了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其中，盐商的崛起标志着徽商达到了鼎盛时期。

18世纪徽州盐商通过物品的流通，在其家乡徽州、居住地江南（扬州、杭州）、北京构建了一张联系密切的网络，并积极地将江南的奢侈品消费文化，对他们影响甚至构建了当时的文化品位和时尚潮流，在18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世界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奢华之网：十八世纪的徽州盐商、社会阶层和经世之道》一书从物质文化角度出发，跳出“贾而好儒”的既往认识，对徽州盐商与奢华之间互动的过程进行考察。作者吴玉廉从徽州歙县村落之间、田野之中一座座精美的牌坊出发，将这些奢华之物放进官廷与民间、盐政与盐商、盐商与皇帝、盐商与士绅等经纬中，条分缕析徽州盐商的编织之术。将一张交织着18世纪中国最富有的商人、士绅以及最有权势的皇帝的奢华之网呈现在读者面前，揭示了品味、生产、消费、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之间出人意料的关系。

全书从清廷与江南盐商、寻物江南和造物徽州三个部分探讨徽州盐商如何由旗人盐政、总商制催生而来，如何在江南为清廷置办贡物，如何为皇帝和自己收藏，如何构建宗族、节孝物质文化等五个论题。

盐利最为丰厚。清朝两淮盐区淮南分区的盐商以扬州为中心，每年向朝廷提供占全国28%—35%的盐税。清廷

任命旗人尤其是包衣为盐政官员，将皇帝个人网络植入两淮、两浙盐政制度，而盐商正是利用这一政策，巧妙地与盐政官员、清廷两方面建立联系。江南是官廷贡物的主要来源地之一，两淮盐政是官廷指定的办贡人，扬州盐商则是置办贡物的具体承办人。盐商还广泛结交擅长评估古董的鉴赏家，并为潜在贡物建立仓库，形成了一套基于私谊、行之有效的办贡系统。置办贡物和贡物制作的活动通常属于官廷常规预算，盐政主动进贡也应由他们自己的俸禄承担，然而实际上盐商常常自掏腰包采购贡品、为活计埋单，他们不仅想赢得皇帝的青睐，也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通过置办贡物，徽州盐商的艺术品味影响了乾隆朝官廷的艺术品味，从而发生朝廷与江南奢华艺术品味的互动。乾隆对收藏的热情促进了收藏文化蓬勃发展，“收藏家”逐渐成为新的社会类别，收藏对象也从书籍、绘画、书法扩大到多样材质藏品。

千年之家，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宗族血缘关系对于徽商内部凝聚力的加强和商帮内部结构的稳固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著而持久的。吴玉廉通过棠樾鲍氏宗族义举所衍生的实物，分析族谱、祠堂以及义田碑及其衍生品的制作过程，指出盐商与宗族相关的义举实质是能为道义所接受的奢侈消费。鲍志道斥巨资重修家乡的祠堂，重金邀请著名画家、石刻师为祠堂作画、制作石碑；选择优质材料并聘请著名刻字制作鲍氏支谱；围绕捐赠义田的义举邀请著名学者撰文，并请大书法家誊抄，衍生出一批以鲍氏义田为题的文章、书法作品。

盐商修建节牌坊，宣传其道德名声与商业财富，是宗族节孝礼仪的物化过程。当地村民与这些牌坊互动，使盐商在家乡维持了家族和社会秩序的和谐。这一系列宗族礼仪建构了一个联络高官鸿儒、江南名师名匠的跨区域社交网络，盐商也生活其中。

“每件物都有一段隐藏在其中的生产、购买、交换和展示中的静默的历史”，以物质为纽带，人们构建出联系，并最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彰显“静默的历史”需要对“物史”深入挖掘，本书对此有着很细致的阐发与关联，让读者能够见物，见历史。



《奢华之网：十八世纪的徽州盐商、社会阶层和经世之道》
吴玉廉 著
林蕾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